



本土文本

套餐时代

(小说)

□倪正平

一

星期天,老宋要去完成个任务,把新房里的卫生洁具和网络宽带落实了。他那一百三十多平方米的电梯房装修接近尾声。

老宋是区融媒体中心平面广告部的资深员工,在当地媒体广告界深耕二十多年,积累了些经济实力。这不,刚购了套商品房改善改善生活。

老宋来到家具城的卫浴洁具专卖店,穿花格子上衣的女营销员热情招呼:“老板要买啥?我们这里都是品牌产品,从小件到全套的都有。”

店里各类卫生洁具琳琅满目,熟悉的、新潮的、见都没见过的,摆了好几排,老宋看得眼花缭乱:“我要马桶、洗脸盆,还有……”

“明白了,您是卫生间装修,要整套的。这样,我们这里有单卫和双卫套餐,保证您轻松搞定,还少花钱。”那花格子一看就是个精明的销售老手,做生意靈活。

“哦,我单卫的,怎么个套餐法?介绍介绍。”

“单卫五件套,坐便器、立盆、龙头、花洒、浴霸,这些都是最新流行款式,一共两千四百元,您看仔细了,如逐样买得多花三百六十元,套餐还免费上门安装。”

对卫生洁具老宋不在行,虽说人家

是要做他生意,话里难免夹点花头,但毕竟是专业意见,总比自己瞎琢磨强。老宋想着,对花格子说:“套餐也行,价格再便宜些。”

“这是最低价了,我一打工的,再便宜做不了主。这样,再送你几个小件。”

“行吧,先定下来,给你定金,安装好了付余款。”

他不喜欢买东西货比三家花上大半天,在价格上省几十、一二百块钱,他觉得有这时间不如去拉个广告挣钱回来更有价值。

二

在电信营业厅,老宋说明来意。戴着032胸牌的营业员二话不说,递给他一张折页,上面写着“宽带套餐”字样。老宋瞄了眼,上面列了好几类消费模式,每类都有详细说明。老宋道:“我看了也不懂,你帮我挑个合适的,拣主要的说说。”

032熟练地拿起笔,边在折页第二页的中间部位用笔画了几条线,边介绍起来:“这是5G融合套餐,每月九十九元,送100M宽带、全国流量20G、三百分钟通话,另免费送光猫、4K高清机顶盒,免费上门安装。您电话多不多?电话多的话一般都选这个,网络、电话、手机流量基本够了,不用另花钱,性价比很高。”

老宋心里盘算了一下,每月三百分

钟电话也够了,就手机费以前每月消费都得在一百二十元以上,还有其他几样免费,都省下了钱,总的看这个套餐还是合算的。想罢便对032说:“你是行家,听你的,我就用这个套餐好了!身份证给你,什么时候来装?”

老宋拿出手机,点开了微信里的付款码。

三

两件大事办好,老宋决定要去洗个澡。浴室就在自己小区边上,从“大众浴室”的牌子上就可看出,这是个较传统、中低档的洗浴场所。对这类消费老宋要求不高,到大汤大水里泡一泡就算放松了。

“朋友,擦个背吧。”进入冒着雾气的大池泡上没多久,老宋就听见“岸”上有人似在招呼他,循声望去,是一个光着上身、穿着短裤的擦背师傅在揽客。可能因为今天办事较顺利,这个以前从不理会的消费项目今天竟应允了。“多少钱?”“三十元,包您舒服。”短裤师傅用盆从池里取了点水,把擦背用床冲洗一遍,再铺上一层干净的薄膜,示意他躺上去。

正面、反面,角角落落被粗糙的擦布用力擦拭一遍,这带点痛的舒服老宋还是第一次体验。将近结束时,短裤师傅俯身问:“老板,用浴盐按摩一下,可杀菌的。”“多少钱?”“您爽快,我也爽快,

这样好了,给您套餐优惠,擦浴盐加敲背按摩,一共就八十元,免浴资。”

正背朝天躺着的老宋差点笑出声来,擦个背还有套餐,真是哪儿都有生意经。不过这价还真不贵,加上浴资二十,已消费五十元了,再加三十元,我也享受个贵宾待遇。老宋心里想着,嘴上已出声:“师傅,整!”

四

这天晚上,老宋要请新概念集团的史总吃个饭,他们公司开发的枇杷叶系列保健酒正要打开市场,想请老宋帮忙在媒体上做个广告。

在雨林咖啡,老宋点了四个菜、两道点心,史总自带了两瓶枇杷叶保健酒,两人边吃边商量。老宋道:“史总,我想了下,你们这款保健酒为大众化、工薪阶层消费定位,想要在已很饱和的市场上打响品牌,得全方位、大力度轰炸一下。我们现在是全媒体运作,报纸、微信公众号、电视、交通频道都已整合在一起,我挑了几个性价比高的栏目——这是我为您量身定做的广告套餐……”

老宋突然停顿了一下,“广告套餐”这四个字平时说得很顺,这会儿竟有点滑稽的感觉。他不自然地撇了撇嘴,哑然失笑了。

史总哪懂他的心思,不解地问:“咋啦?”老宋摆摆手:“没事。刚才说哪儿了……”

一丛枯苇

(散文)

□关立蓉

我是在下山的路上,在一条无名的小河边,与河岸边的这丛芦苇相遇。此刻,夕阳西下,余晖照着河畔的枯苇,寂寞,孤独。它们顶着一头蓬松的愁绪,憔悴而面黄。凛冽的风吹来,我听到一阵瑟瑟窸窣的声音,有的芦苇倒下了,横七竖八,一片令人心碎的枯衰。还有的芦苇,左右摇摆,又站直,像一把竖着的大提琴,顽强地弹奏着一曲属于冬日的苍凉之歌。

对岸不远处,是城市里的一处公园,此刻,游人依然来来往往。精巧的亭阁,飞檐翘角,人工培育的一盆盆鲜花,夺目开放,似乎一河之隔,河那边,春天就不曾远离。以都市人的目光打量,芦苇会发出受伤的音符:野草。能理解这种情绪,满目繁花似锦,谁会驻足,看一眼对岸的这抹枯黄?

在这无人的寂寂中,我长久地凝望这一丛枯苇。想起童年的故乡,在小河

边、池塘边、浅水畔,只要有水的地方,就会出现芦苇的身影,如影相随。它是爱孤独的,作为水生植物,它只选择河畔作为永久的家园,从不与麦子、稻子站在一起,分享属于正规庄稼的阳光和营养。

初冬的黄昏,我喜欢一个人,在河岸边吹奏口琴。我看到一丛从芦苇在微风里风情万种,在黄昏的静谧里,不胜凉风的娇羞。那份天地间苍黄辽阔的壮美,都在无言中。之后,那些在风中低吟的芦苇,在父母镰刀的作用下,被砍下,被堆成垛,进入火红的炉灶,成为对抗冬天的方式。母亲从芦苇头部下羽翼,塞进蓝印花布的枕头套里,让我在柔软和温暖中抵达梦境。母亲还会编织芦花靴,几根麻绳,一束芦花,麻绳为经、芦花为纬,搓捻交织,推紧挤压,便能做成鞋底厚实紧密的芦花靴。做靴的双手,有被绳索深勒的红印。

割去的芦苇,整个冬日,地面之上,看似风平浪静,谁知道,它潜滋暗长,泥土深处,盘根错节的芦苇的根系,蜿蜒,逶迤,时刻酝酿着生命的风暴。在来年的春风中,又从地下蹿出,以燎原之势,席卷河岸。似乎一夜之间,以葱茏翠绿的娇羞,又带给河畔弥漫的诗意,也成了无数野鸭、水鸟栖息的胜地。

沿着历史深邃的河流,可以看到诗经里的苍苍蒹葭,兼指未曾秀穗的芦,而蒹葭则是指初生的芦苇。生长在河边的茂密芦苇,颜色苍青,晶莹剔透的露珠,凝结成白色的浓霜,微微的秋风送着袭人的凉意,茫茫的秋水泛起浸人的寒气。在这苍凉幽渺的深秋清晨,痴情的诗人时而翘首眺望,时而蹙眉沉思,神情焦灼,心绪不宁,他是在思慕追寻着“伊人”……数千年之前,芦苇便成为绮丽与迷离的背景。北齐时,有位科学家信都芳。他根

据河内的芦苇的灰,分辨节气,史称律管吹灰候气法。不知道他是通过何种方式掌握了芦苇的隐语,从灰烬中感受芦苇的繁盛、蓬勃、华丽、憔悴,从而对应着四季的更替。芦苇看人,人看芦苇,彼此从不曾远离,与生活,与生命,息息相关。

当最后一抹残阳即将消失,我起身下山。想起哲学家帕斯卡尔的一句关于芦苇的哲言: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一个会思想的人,不会被这个世界轻易左右。人有时是柔弱的,如同在寒风中颤抖的芦苇;人又是坚强的,从柔弱中焕发出无穷的生命韧性。独立和自由,都聚集在那小小的身躯里。“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这是属于芦苇的豪迈篇章。

在人与芦苇的对望中,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给芦苇最大的尊重,不再归类为野草吧。

拍鸟记

(散文)

□尹画

开始拍鸟,源自一次偶遇。我家小区后门临着一条河。有一天,经过那里时,看见有人举着手机在拍什么。探头一瞧,原来是在拍鸟。一只鸟立在桥下的墩子上,望着河面,静悄悄地,像纸飞机剪的一样一动不动,全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尖嘴、黄趾、黑白身体,最别致的是两根长长的白色羽毛,像是京剧演员头顶上的花翎。它站姿微驼,腹部滚圆,远远望去,仿佛一位披着黑色斗篷在河边思考人生的大佬。一时好奇心起,拍了图片用百度搜索,原来它就是:夜鹭。

记得在迪莉娅·欧文斯的小小说《蝌蚪吟唱的地方》里,有一节的标题就是:夜鹭。夜鹭是一种夜行性的食鱼鸟类。它的一天开始于黄昏,结束于日光涌现之时。它有像猫头鹰那样的夜视力,能够穿过雾霭和黑暗寻找路径觅食。

因为发现了这只自带花翎的鸟,这一天的我,沉浸在满满的快乐之中。仿佛是我无意。隔天,我在社区图书馆里读了一本《去公园和野外》。这本书以“自然”为主题集结,召唤大家暂别焦虑的生活,去公园和野外,亲近自然,唤醒几近沉睡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感受闲眠与惬意,找寻人与自然相处的无穷趣味。

书中的第一篇文章叫《大沼泽纪事》,作者是一位美国高校老师,同时也是一名初级观鸟者。她说佛罗里达大

沼泽国家公园里有各式各样的鸟类,是傻瓜观鸟的绝好去处。她在那里看到了蛇鹈、林鹳、紫水鸡等一些我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的鸟,还看到了“关关雎鸠”的“雎鸠”。有水面的地方就有很多鹭。除了我拍到的夜鹭,作者还见识到绿鹭、蓝鹭。绿鹭黄眼圈,一抹翠绿眼影,蓝鹭脑后则有一根仙气的翎子。如此说来,夜鹭的翎子比蓝鹭还多一条。

这篇文章加深了我对鸟类的兴趣。过去那么多年,我确实忽略了鸟,能叫得出名字的鸟类寥寥无几。天空那么辽阔,每一只飞翔的鸟儿都长得独一无二,如同花草树木,鸟类也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珍宝。我不去观赏它们,岂非“暴殄天物”?

兴趣一经升起,如火如荼。我走路的姿态,变成了昂首挺胸。昂首,是因为目光开始留意树上的鸟。有一天早晨,我五点半就醒了,索性下楼散步。清晨的空气真清冽。鸟儿们起得早,咕咕咕、叽叽叽、喳喳喳,鸟声啾啾,像一首首质朴丰富的交响曲。我辨别不出有哪些鸟,只听得懂蝉鸣。

突然,在前方大概三米处,我发现了一只粉红色的鸟,咕咕咕的叫声很像鸽子。它有粉嘟嘟的腹羽,粉嘟嘟的小脚丫,赶紧抓拍了几张图,百度上识别一下,是斑鸠。因为颈部黑色的绒羽上密布着白色的斑点,像一串珍珠项链,因此得名:珠颈斑鸠。它确实与鸽子长得很像,所以又有一个俗名:野鸽子。

我猛然想起,小时候很喜欢山口百惠在电影《绝唱》里唱的《野鸽子之歌》,歌名有另外一个翻译:《山鸠》。山鸠,不就是山里的斑鸠吗?记忆里的歌曲跨越了几十年的光阴,才同眼前所见的鸟儿发生了关联,一时又引我感慨万千。其实鸟儿早已参与到我的生活,只是从前的我太过无知。

像是要将丢失的光阴弥补回来,我对拍鸟的热情一日高于一日。然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听觉敏锐的鸟儿,总是在我刚刚朝它们举起手机时,就呼啦啦飞走了。有两次,我差一点就拍到了一,而且还是两只特别漂亮的鸟,最终仍是一场空,这使我无比懊恼和沮丧。后来,我想通了,万事不必强求,顺其自然,遇见了即是缘,能拍到也是缘。

小区里有三架秋千。我最喜欢河边的一架。一日荡秋千时,我看到河对面的河道里有只白色的鸟。隔着一道河,即使把镜头拉近,也拍不清晰。于是,我停下秋千,走了很多路,来到对岸。等我到达,万幸鸟儿还在。可是才拍了两张图,它就扑扇着翅膀飞到我们小区去了。啊呀,鸟儿这是在和我开玩笑呢。

是白鹭,常见的白鹭。不常见的是,它今天浮游在我的秋千视角里。还有狐尾藻、美人蕉和梭鱼草陪伴着它。河边的秋千,因此变得更加让我迷恋。因为河水潺潺,是活的。柳树飘飘,是活的。还有白鹭、狐尾藻、美人蕉、梭鱼

草,都是活的。

今年夏天,我去了一趟西安。游完碑林博物馆,从西安城墙的文昌门走出来,偶然发现有一个城墙公园,公园造在城墙之下,连接着文昌门和永宁门。

公园里人不多,绿化好,鸟儿们就不怕人,大摇大摆出来遛弯儿。我一连看到三只鸟,褐色的羽毛,眼睛上下部位呈白色,头顶上竖立着栗褐色的毛,长长的尾巴,模样煞是威武。我自然不知它的大名,好在网络查图功能发达,拍图一搜,它叫:白颊噪鹛。由于长得颇似画眉鸟,又被叫作:土画眉。白颊噪鹛身上的褐色,恰如西安城墙的颜色。这种鸟常出现在陕甘地区,意味着我在上海是很难拍到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样,一方水土养一方鸟。如今,西安于我,不仅仅是有兵马俑、大雁塔的西安,还是有白颊噪鹛的西安。

回到上海,在徐家汇公园散步时,我又拍到了一种鸟,名叫鹡鸰,又名四喜鸟。有这样的顺口溜来称赞它:一喜,长尾如扇张;二喜,风流歌声扬;三喜,姿色多娇俏;四喜,临门福禄昌。在网上听了听它的叫声,婉转清脆。它唱歌的时候尾巴竖起来翘上了天,好可爱。那天,我又开心得不行,像吃了一个四喜丸子。我的快乐是鹡鸰给我的。

鸟的世界缤纷、有趣而辽阔。每一只鸟都值得让我们叫得出名字,也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江海新韵

写在海子故居

(组诗)

□杨涛

一

山一样
青铜泪凝成诗行
母亲在矮檐下择菜
暖和的风不再流浪

西风打扫的战场
扎满了断戟残帜的荷塘
寂寞点燃了火把

诗人头戴花冠
耳坠日月
目射精光
踏波而来的诗
像早恋的彩霞
醉倒在地上

二

心被揪住不放
撒一把盐吧
搓几棵青菜下饭

从前天开始
踏上这片土地
仿佛梅雨季重回故乡
湿漉漉的眼睛
满是疯长的哀伤

想来并非偶然
为什么是我 是现在
在风里独立成那尊
面朝大海的雕像

云雀整天叽叽喳喳

蛰伏的宿世之孽
愕然
不是季节 是命运斑斓

头顶着穹庐
须发草长莺飞
炯炯的青铜之光
点燃了 阿尔旋转的太阳
是神就是神
是人就是人
一切都是原来说好了的
该放下就放下
翅膀扇起飓风
天地吟唱

三

背靠柴垛再照一张相
人像妻子一样金黄
爱飞得很远
一条太平洋

蓝天是梦一场
魂魄驾鹤扶摇直上
黑夜的眼睛
游荡的荒原
银河是一条受伤的鱼
挣扎在夸父渴死的路上

月光的真相是冰霜
一匹白马 彷徨复彷徨
铁轨酷似肋骨铺展
轰隆隆是热血的潮响
血肉的诗行
涅槃

冬至已至

(外一首)

□陈克勤

请以岁月的名义
以山川河流的名义
向半生的坎坎坷坷 颠沛流离
致敬
向无数次脱胎换骨 洗心革面的自己
致敬

朔风凛冽 寒风刺骨
而我 未敢稍作停留
跋山涉水 餐风饮露
我需要一种精神 一种食粮
便永远保持仰望的姿势
永远保持高昂着头颅 迎风飞翔
无论是在谷底 或是于巅峰
无论是宿命 或是困顿锤炼
无暇迷途沿途的风景
那些微不足道的擦伤
或者伤筋动骨的肆虐
均挡不住我黑暗中寻找
下一个生命出口的铿锵步履

冬至已至
几片未及飘落的枯叶
寒风中 惊慌失措地寻找着最后的归宿
只是 那坠落的惊鸿一瞥
便选择了今生的宿命

我在雪地下 勿勿埋葬好
所有悲伤的情绪
将写满青春的诗稿

于这个雪夜 在它们灵前焚化
而后收拾行囊
再度踏上归途
星夜兼程 不改初心
寻找我初生时
生命的水源
即使大雪封山
即使荆棘满途

◎倾一世繁华,暖一场遇见
在这个
冬天的腹地
我坐在河边的一棵病树上
给秋天,写着最后的挽歌
林缘尽头,落叶翩然成蝶
望穿双眸
依然不见
你涉水而来
落霞边 唯孤鹭独自飞过
初夜的冷月
为一生的兵荒马乱作了最后的注脚

而我,还在那年那月的雨中
唱一首大约在冬季
等待一场久别重逢的初雪
然后,用曾经胎死腹中的情诗
烘干你临别时的
盈盈泪眸

倾一世繁华 只为
暖一场遇见

小寒

□许仲

这个时节的雨雪
似乎熄灭了日光的火焰
寒冷让人们的路程越发曲折
而我们依然披着星辰大海
依然喜欢靠近温暖的事

小寒,渐入冬天深处
我们正穿越时光的冰冻
寻找一种融化的力量
只因我们心中都有一棵大树
需要在内心翻滚的世界
找到属于自己的春天

无论庭院孤寂
还是即将见面的欢聚
那些往返于新年与旧年的
殊途同归的旅人
常常因为无处可藏
才把乡愁写满眼眶
把奋斗写出烈焰

怀抱着早年的信仰
听闻远方的汽笛声声
他们从未忘怀
行囊里装着的初心与好梦

那是一份深扎心田的爱
哪怕路途遥远
从春到冬
从年少到白头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为了那一

束光
奔跑中仍不忘那一份善良
我们常常张开怀抱
渴望拥抱世界
渴望看到枝头最高的绿
最先为自己带来春天

有时候,我们与一花一叶同命
在岁月的安托下
我们吞咽时光的水分与养料
我们追逐的生命光彩
不过是一花一叶
对世界说出的语言

比如,在小寒时节
我们在冰雪面前一同说出冷
又一同说出爱

借着炭火的温度,为我们写下
梅花颜色的那个人,他的心里
一定有一个巨大的春天
他为我们带来美好,安宁,祝福
因为他,我们的世界
得以重新来过

这该是冬天最美的事吧
我们突然就被某个事物温暖了
当我们与美好的事越靠近
就能听闻远处传来春的歌
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等待都
值得
所有的遇见都心生感恩